易學四同

易學四同卷之八

浙東後學季本輯録　男虔校正

說卦傳

朱子曰說卦之體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以說卦名草廬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夫子傳述之以爲傳耳今按說卦之言多與經義不合必非出於孔子其有義不繫於說卦而理可通者或本繫辭之文而誤入於此耳說卦之名蓋非孔門之舊也漢上朱氏曰秦漢之間易亡說卦孝宣時河內女

子發老屋得說卦據此則安知說卦非漢儒之所掇拾乎觀第五章以兌爲正秋則泰以十月建亥以後之言若依周正則正秋當在建未之月不與後天之兌同位矣又按隋經籍志序易失說卦三篇河內女子得之今之說卦乃止一篇蓋析其二以爲序卦雜卦矣○說卦篇次東萊呂氏草廬吳氏分爲十八章今依朱子定爲十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音尸

草廬吳氏曰幽謂神明之理微而不顯也生蓍生出

揲蓍之法也此言聖人肇創蓍法代爲神明告人以吉凶所以贊助其幽而使其靈之顯也按此本爲揲蓍而言故生當爲立字之義朱子謂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此物則以蓍爲天所生之物恐非幽贊神明之義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七南反

朱子曰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

爲八今按有蓍則因蓍起數故以數繼之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觀變謂七九爲陽八六爲陰陰陽相錯之變也六爻之變具而成一卦有數則因數定卦故以卦繼之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陽爻爲剛陰爻爲柔以象與德爲別詳見下章亦見其於卦中之象各就變爻以發揮六爻剛柔之德耳即乾文言傳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之意生爻指爻畫之示而言非指爻辭蓍法創立於伏羲之時未有辭也有卦則因卦列爻故以爻繼之此四者推言

因蓍數而得卦爻之序以見聖人作易所以開人之事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者順道德之自然而无所強也和順於道德猶言說諸心也理於義猶言研諸慮也道德有和順之盛而其理又以義精之則其心有謹審之功而順非委於自然者矣理以義精窮致其極謂之窮理理具於性性出於天窮理即所以盡性而與天命合一矣此言聖人具蓍數卦爻之德而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乃作易以定吉凶之本也蓋其德盛自然已精而益

求其精故能知性以知天知天則至於命而明於天之道矣此其所以能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歟

右第一章

此章本言聖人教人揲蓍得卦以定吉凶非謂卦初畫時取象於蓍也歐陽氏以此爲卦出於蓍之義則誤矣章末道德理性命之言最爲精妙葢必出於聖人當屬於繫辭之傳而誤爲說說卦者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即三才之道且於性而出於天者也順此理而作易豈容一毫之私意哉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仁義者剛柔之善其實一也三者互文以相備則可若以陰陽爲象剛柔爲質仁義爲德而分屬天地人則不可立者立於易也六畫成卦所以立也分者陰陽之定體也迭用者陰陽之變通也以剛柔合陰陽言可以見其非二物矣剛柔迭用則交錯於六位而成章也卦者易之畫章者畫之文而

性命之理備於象與爻矣

右第二章

此章有似覆解繫辭下傳十一章之義而語頗

支離必強解之說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射音石

按此邵子以爲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兊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蓋得於陳

希夷而爲先天之圖者也自此說未出之前歷漢唐

以至伊洛諸儒皆以六子迭相爲用而悉出於父母

爲解故黄東發不以康節之言爲然朱子初亦疑之觀其答王子合書亦謂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今觀先天之序陽始於震中於離盛於兌而極於乾陰始於巽中於坎盛於艮而極於坤此河圖陰陽消長從微至著之序而卦畫之成又陰陽對待兩兩相交皆出自然有非人力所能强者不可謂伏羲无此圖也故朱子仍有取於康節之說但謂之先天則邵氏因後天別有卦位而強名耳至於此節先言天地指乾坤也次言山澤指艮兌也次言雷風指震巽也次言水火指坎離也其列與先天圖

不同而三男與乾皆以陽列於前三女與坤皆以陰列於後有似於乾坤所生之六子而父母與男女一二三之序則又未嘗循也意其所重在於陰陽相交之義而取八卦之對待者以明體義不繫於長少之序也乾坤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於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於其中矣薄與泊同附也射害也以射之殺物言也山澤通氣者假山澤之象以明艮兌故以通氣言山之水聚於澤澤之水浮於山是其氣之相通也見艮有資於兌兌有資於艮矣雷風相薄假雷風之象以明震巽故以相

薄言雷之行附於風風之行附於雷是其行之相薄也見震有資於巽巽有資於震矣水火不相射者假水火之象以明坎離故以不相射言水大盛則熯以火火太盛則濡以水是其不相射也見坎有資於離離有資於坎矣其所以相資者即其相交也相交則兩相爲用而不可相无矣蓋陰陽本二體而實一體相爲變化故八卦相錯而可變六十四卦也此言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乾坤之交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數色上爻

數者計其數而數之也有象則有數可數矣幾之初

動者謂之象象之已過者謂之事事已過爲往則順之於後不宜復有所牽幾初動爲來則逆之於前不宜少有所忽蓋陰陽之變往來不窮者也往者无所用力而可以用力者唯其來耳逆而數之所謂知來見易道之以知來爲要也○朱子於易往來順逆之數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此說本於康節圓圖由一陽之生以至於乾由一陰之生以至於坤此陰陽二體消長自然之理本无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也但其說易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之法爲方圖成兩儀四象八卦之象故自乾横數至坤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次此數亦无意義也以是解易亦甚膚淺矣故順者從其勢之往也逆者迎其幾之來也舊說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此說得之

右第三章

此章之義近世以先天卦位言未見其所重在卦位也蓋似舉乾坤六子之對待以原八卦之

所以變而要之於知來者於義頗切豈亦繫辭
傳之誤分入此者邪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
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晅況遠反 說音悅）

此序六子有生成萬物之功而歸之於乾坤也之指
萬物也動則滋萌散則摧謝潤則霑濡晅則溫燥止
則完結說則歡欣君則主宰藏則歛收動散潤晅因
卦象而言止說君藏因卦德而言互相備也建安丘
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
晅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

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主於乾而歸於坤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潘氏夢旂曰上章先言天地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右第四章

朱子以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蓋皆主先天圖言然先天圖陽起於震長男也而離以中女兌以少女皆與震同列陰起於巽長女也而坎以中男艮以少男皆與巽同列故主先天者於

震巽之下先言離兑而後言坎艮六子之序則坎爲中男而與震艮列於三陽離爲中女而與巽兑列於三陰故主六子者於震巽之下先言坎艮而後言離兑以此別之而已意此章當在第七章之後又聖人論卦多主於德而此獨以其用之及物者言雖亦易理所有但於身心未切近耳後凡此類可以例推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下同

帝者天之主宰也役職役之役言語辭邵子曰此卦

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詳見下文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向許亮反薄必脩反

震本先天東南之卦其德為動動則主於發生發生

則萬物畢達於外故曰出令加震於東方則出之爲用於東方見之矣巽本先天西南之卦其德爲入入則主於收歛收歛則萬物整潔而不雜故曰潔齊令加巽於東南則潔齊之用於東南見之矣離本先天東方之卦其德爲明明則條理分明萬物長盛而皆可見令加離於南方又其明盛之地也故聖人於此取南面向明之義以治天下而他卦順時爲治則不待言矣坤本先天北方之卦以地爲體而其德則養也令加坤於西南則所以致極養萬物之役者於西南見之矣兌本先天東南之卦其德爲說說則萬物

皆欣欣自遂今加兌於正秋建酉之位則西方也而萬物之所以說於西方見之矣乾本先天南方之卦其德爲健健則能自強而不爲陰柔所侮者也今加乾於西北則陰盛而侮陽陽爲陰所逼則決戰而欲勝之戰即能戰於野之戰薄逼也陰陽相薄謂陰逼陽也而健之爲用於西北見之矣坎本先天西方之卦其象爲水而其德爲險險則中不安而有藏蓄之意今加坎於北方則萬物皆歸藏於內休息其勤勞而其所勤勞者不敢安也故曰勞而險之爲用於北方見之矣艮本先天西北之卦其德爲止止則有成

就結實之意今加艮於東北則萬物之所以成始東北乃終而復始之地故曰成終成始而止之爲用於東北見之矣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不同者互相備耳此一節言萬物因八卦所加之方位而隨帝出入以申上文之意○按邵子後天卦位文王時本无此圖亦无此名也說卦者特以文王序卦有乾坤屯蒙以至既濟未濟之序謂外體三爻本无一定之位也故約爲此章以見八卦可變六十四卦之例耳正如序卦雖以正卦反卦爲次本止一例而亦可以互爲先後六十四卦可變爲

四千九十六卦也後天卦位本无意義故朱子以爲卦位之說多未詳者又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正以其意本以明變而非以明卦也蓋嘗論之先天之卦卦之體即洪範所謂貞也後天之卦卦之用即洪範所謂悔也貞悔相重而爲六十四卦則後天之卦可以无所不通而其爲卦不過先天之所推移也知此意則以乾居東北可也坤居東南可也以坎居西南可也離居西北可也以震居南方巽居北方可也以艮居東方兌居西方可也其餘位次无不可以推移故後天之序不過舉一以見其餘而義亦无他說

矣何必爲圖以列一定之位哉但自先天之圖未出而自漢以來諸儒皆據此章方位之序以言易如京房火珠林惟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定五行之序而未有及先天圖陰陽消長之序爲卦體所由定者則貞悔之義失傳也久矣亦何怪其說之紛紛哉餘詳見蓍法別傳內篇

右第五章

此章亦以八卦言天之生物非論人心之德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

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撓乃飽反熯呼但反說音悅

莫者不能有加之意動者物之伸也撓者物之屈也燥乾也熯暴之使乾也逮及也悖拂也既盡也言震巽離兌坎艮之發育萬物无有能過之者神之各具於一卦之中也既有此神自能相濟坎離之時能以中爻交是水火之相逮也震巽之時能以初爻交是雷風之不相悖也艮兌之時能以三爻交是山澤之通氣也交則變化无窮而萬物之所以盡成也歟非

卦之本神安能如此不言乾坤者即陰陽消長之變化以見乾坤之神也震巽離兌坎皆言象而艮獨以卦名言者先取互象以名卦義而終則以一卦質言之互相備也草廬吳氏曰此言八卦之用萬物有迹可見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故曰妙萬物

右第六章

朱子以此章位序亦用上章之說蓋謂後天卦位中去乾坤則其序如此也然觀文義本用先天之序蓋以震巽先之後言離兌以繼震言坎

艮以繼巽各以類而相屬特文異耳不可以爲據後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說音悅

乾之爲健坤之爲順震之爲動離之爲麗艮之爲止兌之爲說皆卦德也孔子於彖傳每有此釋巽乃德之委曲者委曲則善入故遂以入爲德坎乃德之險危者險危則易陷故遂以陷爲德然彖傳本无明文蓋說卦者立此二名以列於卦德之中也卦德之說詳見繫辭下傳第四章

右第七章

此章蓋用乾坤生六子之序草廬吳氏曰自此以下皆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非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草廬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天風同其感者雞

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前後皆陰之汙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而中內柔懦者狗也外柔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此見象之不必泥也今按卦之取象有有切於卦德者有无切於卦德者如第三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八卦之德皆其神之所發故即其象而德寓焉此有切於卦德者也如此章馬牛龍雞豕雉狗羊之類或其性情或其形體偶有所似而八卦

假此以明之於德本不相通此所謂无切於卦德者也況說卦非孔子所作而坤牛震龍巽雞艮狗又文王周公彖爻及孔子大傳之例所未有安得以爲夫子所取之象哉如此類者但當以說卦之言觀之而已

右第八章

朱子以爲遠取諸物者如此是以聖人作易爲有取於此也失其義矣說見繫辭下傳第四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今按此章取象蓋以意爲之如巽之爲股艮之爲手亦頗牽強鼎之上體爲離而彖傳取爲耳目聰明之象則離固可以兼耳也而以坎爲耳豈以耳之聰其發亦爲明而其藏則在坎邪坎離對言則以離爲目而坎爲耳矣

右第九章

此章取義大抵與上章同朱子以爲近取諸身

者如此失之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展兩反少詩照反

稱呼也乾坤之生卦猶人之生子也故以父母呼之索求也坤求於乾得一陽爻則名爲男乾求於坤得一陰爻則名爲女一索得之以成初爻者爲長再索得之以成二爻者爲中三索得之以成上爻者爲少

震坎艮爲三男巽離兌爲三女言六子皆自乾坤而生以乾坤爲諸卦之主也蓋乾與坤交坤與乾交所謂變也易中卦爻之變本於此矣如隨之剛來而下柔是乾之初爻來居坤下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是乾之中爻來居坤中也大畜之剛上而尚賢是乾之上爻上居坤上也晉之柔進而上行是坤之中爻上居乾中也凡此類皆以剛柔往來爲義甚易簡也在內卦曰來在外卦曰上彖傳於陽三爻往往發之陰則惟言其得中之爻他爻少有及者陰以得中爲善也至於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則亦因乾

坤二體而互言其變非謂其可以自上來下自下分上而更相换也朱子以彖傳所言如此類者凡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有自二卦變者有自三卦變者秪見其支離耳於義何繫乎若以卦變圖論之則一卦可自六十三卦變來聖人何獨於十九卦言變邪此說相沿已久其卦變亦或不同程伊川已辯於賁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乾坤之變可謂明且盡矣乾坤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伏羲作易豈不知此義之爲重哉而朱子乃謂三索而爲

六子自是文王次序則又不知伏羲之意矣不知伏羲之意則不知乾坤變通之爲易矣

右第十章

此章意當在第七章之前凡言卦而以乾坤六子爲序者皆當在其後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圜音圓瘠在亦反駁邦角反

天者乾之本象圜天體之動而轉運也君尊而在上者也父說見上章玉剛之溫粹者也金剛之精純者也寒氣之寒也冰水之固也此以文王卦位言則乾

在西北故曰寒冰大赤盛陽之色也坎爲赤故言大以別之馬健物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非言羸瘦謂多骨少肉馬之最捷者也駁馬名能鋸牙食虎豹見爾雅馬之最悍者也馬以良老瘠駁言見其純陽死陰與震坎言馬之一體者不同矣木果謂結實於最高之處如天之有星辰也若草之結果則卑而在下故言木以別之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乾象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釜扶古反 嗇音色）

地者坤之本象毋說見上章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釜容物熟物以養人者也吝嗇靜翕而不散也均均平而不偏也以其收斂而言則爲吝嗇以其發用而言則爲均並行而不悖者也牛性順子母相隨尤見其順也大輿能載物平地所容則非坎輿之曳者矣文地之條理分明也衆地能容民而衆所由畜也地司生物之權故爲柄黑北方極陰之色也此以先天卦位言故坤在北方與其他青赤黃白之土不同也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坤象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

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旉音孚長展兩反筤音郎萑音丸馵上樹反蕃音煩

雷者震之本象龍說見第八章玄黄者陰陽始交而成蒼色也旉亦作荂花之總名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也大塗者謂道路通行前无壅塞蓋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開通生意必達之象也長子說見上章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蒼深青色玄黄之所成也筤色之美也竹初生則色美也萑荻葦蘆也春生而秋成者也蒙上文蒼筤而言善鳴者

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馬左足白曰馵白則色顯以左足屬陽而表其色之異也作超起也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白額爲的顙馬爲動物而白在額以其動而可見也亦以其色著於外而見之也稼穀在田也反與翻同萌芽自甲翻出故曰反生究極也震猶未健陽長必極於乾故其究爲健蕃盛鮮明也當春則草木蕃育也孔氏曰此一節廣明震象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長女之長長兩反

木者生意上升而根入於下故彖傳亦以巽取木象風者巽之本象長女說見上章繩以柔而糾物之直者也工隨宜而利器之用者也繩直與工爲一類故並言之以陰收歛陽剛則質素而其色爲白長白近而及遠也高自下而升上也蓋翕則能張之意進退者欲進而又退也不果者不果斷也心不果斷則事有進退亦一類也臭者臭陽之氣發於上而能入人也寡髮者陰伏於下而陽在上則枯槁而髮少蓋陰氣盛者血多陽氣盛者血少也廣顙亦蒙寡髮而言多髮則髮叢聚而顙狹少髮則髮稀踈而顙廣也多

白眼謂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近利市三倍謂躁人之情近於利而市則欲取三倍之利也此二句皆以躁人言故繼之曰其究爲躁卦巽本陰柔在二陽之下非必躁者也但羸豕有蹢躅之性躁之所生皆由之於此故躁者以其究而言也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巽象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輮如九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

水者坎之本象溝者水之通流而注於川者瀆者水之通流而注於海者皆因水而言也陽匿陰中故爲隱伏陽在陰中險中拂抑事皆強爲故爲矯輮矯者矯曲而使直輮者輮直而使曲亦如水之可以引而東引而西也弓車蓋之弓非弓矢之弓弓凡二十八列於蓋上部下之四圍長六尺近部者二尺餘四尺爲宇而曲之如弓之形故亦謂之弓所以蔽於車之上者也輪受三十六幅中貫於轂所以載於車之下者也弓偏欹則傾輪匡刺則覆有險危之象焉弓輪皆輮木而爲之故以類從憂者人心慮患之常當坎

之時則憂宜尤甚故曰加憂心病者憂險難之過故心煩而生病也耳痛者耳司聽險中聽過於勞則困而至於痛也第九章言坎爲耳謂其職在聰此言其病葢相反也爲血者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也故水在人身爲血爲赤者因血本赤色而言坎得乾中畫之陽其色爲赤但不若乾之大赤耳陽外體之中爲脊内體之中爲心亟急也陽由中發外則章著而爲美由外欝中則奮迅而爲亟此以坎之中畫言也下首者上畫爲首以其柔故下而不昂下畫爲蹄以其柔故薄而不厚此以坎之初上二畫言也曳謂拖曳

於後而不前陷險之義也眚災也因爲曳而言車行險道則多患害而少平康也險則心亟故因多眚而繼之以爲通欲人之不陷於險也月者水之精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盜亦隱伏之事故陰陽家以水爲盜堅多心者謂心中堅多之木以剛在內也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坎象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乾音干蠃力禾反蚌步項反

火者離之本象日陽之精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電

見噬嗑彖傳中女說見上章爲甲胄者上剛象胄下剛象甲爲戈兵者上剛象其刃下剛象其鐏鐓腹陰而有容坤爲腹離得坤中爻故亦爲腹佀陰主收斂而陽發揚於陰之上下則比坤爲大矣乾者燥而乾也鼈蟹蠃蚌龜五者皆介虫二剛象其前後上下之介中柔皆肉也科鳥之科巢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如鵲巢之類巢中之木已死生意爲日所熯則槁矣孔氏曰此一節廣明離象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蓏力火反黔其廉反喙況

山者艮之本象山上之路非大路故曰徑路一陽將盡非從下至上之剛如石在山頂而小也故曰小石門闕者門之闕也闕門對峙而虛如艮之二陰在下也果木實蓏草實木實有核桃李之屬草實无核瓜瓠之屬草木結實則陽氣剝盡而將復生故取之以則艮象與乾言果之生於高木者不同矣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守門者也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守禁者也皆止於一處无他事也指者指而定之也物无常處指之則有定而得止之所在也狗說

見第八章鼠獸之小者黔與鈐同黔喙之物謂山居猛獸喙如鐵鈐能食生物者也狗也鼠也黔喙也皆以喙剛善齧如一陽之在上也外剛之物必內柔如二陰之在下也堅多節者謂節上堅多之木以剛在外也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艮象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鹵力杜反

澤者兌之本象少女說見上章巫蒙女而言蓋以女為之而以口舌媚神使神依於其身者也口說見第九章舌則動於口中者也毀折者一陰在二陽之上

太剛則易折也附決者一陰附於二陽而陽欲決去之也剛鹵者鹵地下剛而鹵之潤於下者則化鹽也妾亦少女爲之禮長女爲人妻少女則媵之而爲娣也羊廣本作羔鄭本作陽皆謂女使蓋行賃炊爨而賤於妾者也爲妾爲羊四字當在爲少女之下文誤耳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兌象

右第十一章

八卦取象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其性皆與卦德相合者也至於爲馬爲牛爲雉爲羊爲首爲口爲耳爲目爲園爲輿爲君爲父爲母爲長子

爲長女之類則或以性情或以形體或以名分亦各有所取義則假之以明象可也其餘金玉布釜玄黃繩直之類則率意而取義之淺陋者也或先或後皆无序次不足求也而荀爽集九家易解況又益之以他名則繁贅甚矣朱子嘗云廣八卦之象多不可曉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於此固已不能无疑故黃東發謂此恐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不可以爲无見也若以是說易何益於學者之德哉義又見第八章

序卦傳

序卦傳一篇說卦三篇之所分也其以序卦名
者序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也文王之序始於乾
坤終於既未濟其間正卦列兩爲對者孔氏謂
之變卦反卦轉兩爲一者孔氏謂之覆卦正卦
者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凡八卦反卦者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咸恒遯大壯晉
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
艮漸歸妹豐旅巽兑渙節既濟未濟凡五十六
卦旋之爲二十八卦正也反也各以兩兩爲次

者特舉一以明對待轉旋之義見兩體者皆可
變通一體者皆可往復而八卦可變六十四卦
者不過即此例而推之耳豈謂對待者止此八
卦而轉旋者止此五十六卦哉故自乾而受之
以坤自坤而受之以屯蒙以至於旣未濟即其
序而爲之說未爲不可使其更相推移交互以
受六十四卦固非一定之例所能限也如此則
語卦之序者但當據各卦之德隨其所遇而以
彖義相承盡變豈可別立一說以亂經旨哉今
觀序卦傳多與經文不合必非聖人之言也韓

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而沙隨程氏亦謂非聖人之書不可以爲不知言矣詳見說卦傳五章今復逐節辯論之一以卦德爲主庶讀者不爲異義所惑焉○按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朱子以爲卦有正有反正卦八覆觀之亦止八卦反卦五十六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合反總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正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正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以下三

十二卦反之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
其多寡之数未嘗不均意此亦數之偶合者耳
文王本非有意而爲之者也蓋非大義所繫何
必以爲妙道而過求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乾坤之道其義最大序卦發亦未盡蓋乾健德也人
心之所以爲主而天命之本也故以爲一經之首坤
順德也和順乎乾之所爲而无爲者也非坤順之則
陽剛必至過用故坤即繼乾蓋陰陽合一而始成德
易之大義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陽始交於陰而成震天地生物之心初動者也以在坎中屈而未伸當有出而治之以爲生民之主者蓋爲立君言也盈者因彖傳雷雨之動滿盈而言見物生而充塞者如此非屯之本意矣受猶繼也我與之繼而彼受之之意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穉直吏反下同

君道主於教化莫先於發蒙蒙者昧也故當發之穉以幼小言不足以盡蒙義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蒙所以繼以需者謂當從容不迫忍於嗜慾此發蒙之始事也爻辭以需於飲食爲言欲人安於飲食以待時耳此正需之道也豈謂以飲食養幼穉如小兒之須乳哉其誤甚矣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人不能忍於嗜慾則性麤暴而致爭故受以訟訟非爲爭飲食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民惟有訟則爭鬬不息將至興師動衆以遏之非謂

民間作亂爲衆起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興師以遏民之爭不若以德而親比之故師繼以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欲親比人必先畜德而畜德必自小始蓋比人當以柔和之德不必大有爲也故但懿其文德而小畜之亦時所宜也豈以人比之多爲聚畜哉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

小畜之道謹禮而已履有敬謹之意所以爲禮非謂

物畜而後有禮也按王輔嗣畧例履下有履者禮也

四字草廬吳氏定本同今從之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履則在我者惟謹禮而已若裁成輔相之則在人心之感通耳至於上下相交情有可通然後爲泰泰則可致治安泰非安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不可猶言不能蓋无平不陂之意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否極則又將通无往不復之意也必有大同无我之

心然後上下交而志同同人者大同无我之道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有者大有爲也非以物歸爲大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有大當作大有大有而加一者字下文又言有大則指人歸而言矣非大有之義也持盈之道惟在於謙故以謙繼之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謙而不自驕盈此和豫之德也故以豫繼之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本發而中節之和則能隨物順應但以下文觀之則所謂隨者乃隨人也失其義矣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隨本隨物應之之義所貴者中有主也无主而隨則足以致蠱蠱者壞事之名唯人能剛徤有爲乃可治耳故彖傳曰往有事也蠱非事也傳因往有事之文遂謂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何所指乎或謂事父事君之類樂於所事而後肯隨意亦淺矣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臨者臨民之道取四陰臨下有容養之義非以二陽

在下而取其大也不能治事而致蠱則非臨民之道故繼以臨耳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之觀如字

臨民之道非但容養之而已其本在於中正以觀天下然後其化可以不肅而成也曰物大可觀何義哉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爲治固在以德觀民使之感化然有強梗而難馴者則又當明罰勑法齧而合之非謂民德可觀而來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噬嗑行法之卦也然治獄者不可盡法苟有可生之
道則賁飾之而不盡用明此賁之所以繼噬嗑也而
謂不可苟合乃欲以文飾之則失本卦之義矣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賁飾則恐其文之過也故又繼以剥剥者枝葉盡落
而碩果獨存之意見質之不可滅也曰亨盡則義觧
矣
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窮上反下謂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无妄者不忘之意天命於穆不已故理復則自不能忘先儒皆以妄爲邪於爻義不合義見本卦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理復而不忘於心則可以大其所畜矣无妄之上加一有字則无妄以誠言而有則實有此誠也蓋以所實有者畜之於義亦近是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以大畜德又須有養養蓋不動於欲也曰物畜然後可養則似萬物畜聚既大而後可致養以休息之也則養非養德之義矣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德深厚則可以獨當大事陽剛之過者也旣以養
爲養物則所謂動與過者何所指邪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過於任事者易至於陷則當有危懼之心危懼者坎
之德也曰物不可以終過則是以大過爲過中之甚
矣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坎而繼之以離者坎有危懼之心則能生明所謂人
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也麗者明之義非附

也說見本卦曰陷必有所麗則謂當陷之時附麗於人而後可出也以附訓麗之誤其來久矣

右第一章

朱子據東萊呂氏分爲上篇今從草廬吳氏定爲上章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亦明卦變每卦所受皆以相承爲義者也離者明也咸者感也感而遂通唯德之明

者能之此其義如此古之學易者特以篇章繁富分離以上爲上經咸以下爲下經非有意而別起一義也傳因咸之彖傳有男下女之文遂以咸恒爲夫婦之道而下經先焉何其說之穿鑿邪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咸之爲感道變而无常者也然必以恒德爲主然後有可操之要此咸之不可无恒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凡物久居其所則又恐其執持常道而不能沉晦從宜故欲其遯遯者善藏於用不露形迹之謂以其不

直前而謂之退非退而去之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當遯之時可以沉晦藏身若遇大壯之時則又當勇
往直前矣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時方大壯則恐過用其剛非進用之道也晉之為卦
順而麗乎大明是以柔而進也此晉所以繼大壯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晉必有所傷謂知進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矣日中
則昃月盈則食所謂傷也然明夷之夷非傷也說見

本卦蓋明夷者晦其明耳晉雖明顯之時而亦有當
自晦者故以明夷繼晉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當明夷之時外雖晦而所以明其德者實自家人始
見其明之不息者本於此也奚必傷於外而後反哉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齊家之道正身而巳然人心之所以不齊者乖異故
也必當有以同之故以睽繼家人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難去聲下同
人心乖則蹇而難行蹇者行有不得之義也睽以蹇

繼欲其反身脩德而已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凡行有不得者皆爲人心有疑也唯解疑然後可以免於蹇故解者散也疑散則人心合矣緩者縱弛之義謂其難行而欲緩之也以此垂訓寧不啓人怠惰之端乎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怠緩必有失而欲損之理固然矣但解非緩也其以損繼者蓋人之不能解疑以己私勝而人不相信也損其忿慾之私則所主者忠信而感人之本在此矣

安能著得一緩字邪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損者懲忿窒慾以脩德也益者改過遷善以崇德也

蓋始學與成德功夫不同其曰損而不已似亦可通

但傳本意不知何指耳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德至於益不可使有一毫之不善留於其間故當決

去之以成全德如此則益亦似有不已之義但或者

有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之說則膚淺甚矣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陽既決陰而盡之矣然陰亦依陽爲主必有遇陽之時故姤者柔遇剛也但古註謂以正決邪必有喜遇蓋與下文物相遇而後聚意同則其所謂遇者乃指人也於義不恊矣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陰既遇陽則陽之所藉以入於內者也故欲其陽之聚而不散則必資陰以收歛之猶德之內藴有資於靜也萃者精神萃聚之意精神萃聚非誠而何故假物以見萃意則可遂以萃言物由遇而聚則不可由遇而聚則所遇者人而以人之衆多爲義矣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萃者自外而萃陽於內也升者自下而升陽於上也萃升者陽而皆用柔萃之用柔退藏而歸靜也升之用柔巽順而發虛也此本一體而逆順不同耳萃於內則必升於上反復之道也故繼萃以升曰聚而上則不知其所指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升者柔以時升陰之體虛而陽不礙故也若困則剛爲柔揜陷而不能出與升之進者不同矣故言困於德者以繼升欲使人知恩者之可進於明也曰升而

不已必困似謂用力不已而困也則升无用力之義
而困非力乏之名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以水泉流出爲況蓋言德之及人者不窮也困則
必通徐徐有說其澤必至於及人故言井以繼之非
謂困於上者必反下也困而反下此何義哉

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以德澤及人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故井不可改
也若无可依之主而人心厭之則又當改之以順人
心此則改邑之義也改邑正所謂革也故以革繼井

若曰井穢濁不食而當革去則但可謂之渫甃而已
革之爲義豈如是哉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革者撥亂反正之事非守成之常也但欲乂安長治
則又當有慎重之德而調和之鼎者慎重調和之象
故以名卦不以其變腥爲熟易堅爲柔能使相合爲
用而取其革物之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長丁丈反
鼎以調和爲義安民之常道也然不可止於因革調
得而已故又當有震動之德一陽動於下德之奮起

者也德惟其動則无優柔之失在君道當如此故以
震繼鼎也以長子主器爲說則所見者小矣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動而能止然後不動於欲故以艮繼震君謂物不可
以終動而止之則動止分爲二時矣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有止德則心不急遽而事皆有序故能以漸而進漸
之所以繼艮也若謂物不可以終止而遂以漸爲進
則不知漸之爲進所重在漸而不在進也豈因古本
漸之進也有之字之誤而遂誤信其爲進邪據此則

說卦傳非聖人所作明矣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者柔道易失於緩弛必歸於陽而後无散故歸妹
繼漸歸妹言女得所歸陰從陽也故彖傳曰天地之
大義也曰進必有所歸是以所至之地爲歸也亦不
知歸妹之義矣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陰得所歸則陽爲主而不爲陰蔽其德然後可大豐
者德之大明也歸妹而繼以豐欲其无一毫之障蔽
也豈謂物所歸聚而必成其大哉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豐而无一毫之障蔽則明極其大矣德大明則能應
變故繼以旅旅者行旅也往來不常无有定寓故以
旅明應變之事然必以止爲主止則得其居而不至
於遠出无歸如此則應變之本在止矣曰窮大必失
其居則似謂過於豐盛而不能保其所居矣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之爲卦道之屢遷者也當巽以行之然後能從權
適變此巽之所以繼旅也豈謂覊旅覩寡无所取容
而有待於巽以入人哉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音悅下同

巽則委曲從宜順理而无所强心得所安故喜意生而澤流焉此繼巽者所以有說道也曰入而後說之則入者入人也說者說人也入與說不以德言矣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兌之為說恩澤之生於心者也然必浹洽於人然後澤為遍達故繼以渙渙者水流渙散之貌水流渙散則漸被者廣矣非離散之散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則澤流者廣恐其流而无節故又繼之以節節者

節約之義非謂節止離散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者敦本尚實之事也蓋必忠信而後能節繼以中孚主忠信之意也中孚者慈愛惻怛由中之誠也曰節而信之似謂節而能信然後能中孚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中孚者誠也小過者小者之過過於恭儉謹身之事也中孚而繼之以小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之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聖人務本之教如此曰有其信者必行之則以行之必果為小過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小過者柔德之過過於厚者也必須剛柔相濟而後適中故繼之以既濟曰有過物者必濟似以才智踰越於人爲過也殊不知當小過之時而過於厚乃務本之意耳

物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之德事之能相濟者也然德未至於中和者則爲未濟故既濟而繼以未濟見道无止極之時而所以應變者不窮矣○終焉二字趙維疑非孔子之辭蓋傳誤也

右第二章

朱子據東萊呂氏分爲下篇今從草廬吳氏定爲下章

雜卦傳

雜卦傳一篇亦說卦三篇之所分也其卦兩兩相對皆從正反自相爲偶但其次雜亂不依文王卦序故以雜卦名其說由於臆決多不合於經旨蓋自春秋以後易學失傳筮師不知以剛柔變易之道開發人心往往雜立象名因緣斷事又或旁求字義推測物情象名如廣八卦之

類率泛而不切前已論於說卦第十一章矣学義如此篇所言蓋筮師所遺占斷之說而傳者遂附於易非聖人之言也占斷以字其來已久如左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夫坤之爲安於義未失其餘三卦以爲隨時變通而假屯以論固假比以論入假震以論殺則可若求卦之本義奚可通哉雜卦之言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次有依卦序者有不依卦序者豈以卦之變易不可以一例拘歟故息齋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也此亦求其說不

得而爲之強解耳或者又謂古筮書多有以一字斷卦義如雜卦此類夫子存之爲經羽翼則恐聖人之教必先求要旨以明義理之正豈肯濫存雜亂之說以惑人哉○篇内節次以韻而分其序從草廬吳氏所定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樂音洛）

乾之爲卦以德之健坤之爲卦以德之順剛柔可以言爻而不可以言卦○顯比則澤可遠施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故可樂在師則民命所繫所謂兵凶器戰危事也故可憂○居上臨下曰與居下

觀上曰求臨以四陰養下二陽臨民之道也觀以下
四陰仰上二陽觀化之道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
之始也見賢變反
屯一陽初動於下見也動於險中則利居貞居貞然
後不失其居也蒙昧之時麗雜未開險而止之象也
九二得中故能爲主而明發所謂著也○震陽動於
下則自下起而發用艮陽止於上則自上歛而歸根
○損損其害德者益益其進德者非以謙抑爲損而
伏盛幾盈滿爲益而伏衰幾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大畜本言大畜其德也但彖有不家食之辭遂謂其有遇時之義夫六十四卦何者非時而獨以大畜言時哉災亦因爻辭有无妄之災及爻傳有窮之災也而言耳於二卦正意全无發明也○萃說見序卦降下爲來升方上往不欲下降故曰不來亦晦辭也○謙非輕也謙則易至於輕欲其尊而光耳豫非怠也豫則易至於怠欲其和而節耳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見賢變爻

噬嗑本嚙合強梗之卦但以卦體彖頤中有物故假噬物為況非實言食也艮之為白亦以上六止體而言見賁當以質素為本質素謂誠意非遂以賁為白而无色也○見謂喜悅之色見於外也伏謂卑屈之形伏於下也皆以卦中一陰言○隨時不拘於已然之迹故曰无故蠱之壞事不飭故也飭則知所謹矣

剝爛也復反也

爛熟也物熟則剝落也欲物韻故言爛而不言落復

說見序卦傳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晝本彖辭晝日三接而言謂其明之著也誅傷也明夷无傷義說見序卦傳○通以水出井上而及人爲義困則不通陽爲陰揜也及至外體徐徐有說則相遇而爲通矣相遇者陰陽相得言陰不能揜也井之通豈外於困之遇哉

咸速也恒久也

速者感於外者速也久者存於中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以泮渙言非離也節以限節言非止也

解緩也蹇難也難去聲

解蹇並說見序卦傳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踈遠爲外親近爲內曰內外解亦可通但少晦耳○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各爲一類故相反○大壯

旡止義恐其過壯而言止耳遯旡退義以其沉晦爲

退耳說見序卦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

孚信也

大有非言衆同人非言親其義說見序卦傳○革亦

有去故之意鼎亦有取新之意但其大義則當以撥

亂反正爲革和衆安民爲鼎耳〇小過小者過也小者之過失亦不遠但可謂之過耳中孚之信信由於中慈愛惻怛之誠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處上韓

豐德大明則足以盡照天下之物故曰多故非謂富則多事也旅本借行旅以明應變者當有所止非以親寡爲義也諸卦皆先言卦名旅獨在下者取協韻耳〇離上火炎上也坎下水潤下也〇寡謂一陰少而所畜者小也不處者行進之義是以履爲履行也

則失之矣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雖有不進之意然所重在於忍性訟雖有不親之意然所重在於惕中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展兩反

顛者棟橈之意本末弱故也養正本頤彖傳文○既濟三陽皆得位而[illegible]又以陽居尊三陰亦各居其位而順從之則位定而有濟未濟則三陰居陽位而五

又以陰居尊三陽皆失位不能為主而反聽於陰陽道至此盡矣故曰男之窮也○姤人謂嫁曰歸歸則從一而終既歸而從夫則女事終矣蓋陰之從陽理固然爾漸彖辭有女歸吉之象故曰女歸待男行蓋以男先於女為義也然此亦假女歸以明漸耳漸者有次序而不迫之意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本彖傳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因夬而言也陽剛君子之道陰柔小人之道君子之道進而將極則既長矣小人之道消而將盡能无憂乎

右一章

按古本大過頤也以下不反對朱子以爲疑有錯簡惟節齋蔡氏所定卦亦對而韻亦協草廬吳氏之所據也今從之

易學四同卷之八終